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DASHIYUMAGELITE

# 大师与玛格丽特

(苏) 布尔加科夫 著 李俊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DASHIYUMAGELI

# 大师与玛格丽特

(苏)布尔加科夫 著 李俊 译

安徽师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毛顺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师与玛格丽特 / (俄) 布尔加科夫著; 李俊译.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25-6  
I. ①大… II. ①布…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2010号

### 大师与玛格丽特

(俄) 布尔加科夫 著; 李俊 译

---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0.5  
字 数：344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25-6  
定 价：23.80元

---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绝不同陌生人交谈 .....	1
第二章 本丢·彼拉多 .....	11
第三章 第七项证据 .....	30
第四章 追 缉 .....	34
第五章 格里鲍耶多夫之家 .....	40
第六章 果真是精神分裂 .....	50
第七章 闹鬼的公寓 .....	57
第八章 教授舌战诗人 .....	66
第九章 卡洛维约夫的绝活 .....	73
第十章 来自雅尔塔的消息 .....	81
第十一章 伊凡精神分裂成二人 .....	91
第十二章 魔术及其内幕 .....	94
第十三章 主人公登场 .....	106
第十四章 光荣归于雄鸡 .....	122

第十五章 尼卡诺·伊凡诺 .....	129
第十六章 行刑 .....	140
第十七章 不平静的一天 .....	150
第十八章 碰壁的来访者 .....	159
<b>第二部</b> .....	178
第十九章 玛格丽特 .....	178
第二十章 阿扎泽洛的药膏 .....	189
第二十一章 飞翔 .....	193
第二十二章 烛光下 .....	203
第二十三章 撒旦的盛大舞会 .....	214
第二十四章 大师出场 .....	226
第二十五章 总督如此拯救加略人犹大 .....	246
第二十六章 掩埋 .....	254
第二十七章 第五十号公寓的末日 .....	271
第二十八章 卡洛维约夫和别格莫特的最后的冒险 .....	283
第二十九章 命运注定 .....	293
第三十章 时间到！时间到！ .....	297
第三十一章 麻雀山上 .....	307
第三十二章 大赦和永远的避难所 .....	310
尾声 .....	315

## 第一部

你，究竟是谁？  
我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我是总想作恶，  
却又总施善于人。  
——歌德《浮士德》

### 第一章 绝不同陌生人交谈

春季，一个炎热的日落时分，牧首塘边出现了两个人。其中一位四十岁左右，黑色的头发，稍稍有些秃顶，身材矮小粗胖，身着一套浅灰夏季西服，手里拿一顶软呢浅帽，胡子刮得非常干净，戴着一副很大的黑色牛角边框的眼镜。另一个是年轻人，乱蓬蓬的红发上面歪歪斜斜地戴着一顶方格帽子。这个人上身穿着牛仔衫，下身穿着一条皱巴巴的白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便鞋。

那头一位不是别人，正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柏辽兹，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和莫斯科几大文学协会之一——简称“莫文协”的执行主席。而柏辽兹那位年轻的同伴正是诗人伊凡·尼古拉伊维奇·庞尼勒夫，笔名叫做别兹多姆内。

现在这两位作家走在嫩芽初萌的椴树荫下，直奔售货摊而来。这售货亭被装饰得花花绿绿，牌子上写着“啤酒、饮料”。

嗯，还应该交代一下在这恐怖的五月黄昏中的头一件怪事。彼时布朗那亚街上空空荡荡，不只是售货摊，就是人行道上也鲜见人影。这个时候，人们几乎没有办法正常呼吸，炙烤莫斯科的烈日正缓缓落下，坠落在花园环形路后面那片干燥的烟雾之中，树荫下行人寥寥，长椅上也是空无一人，人行道上显得非常冷清。

“买两瓶纳尔赞<sup>[1]</sup>。”柏辽兹说。

“没有纳尔赞。”售货亭里的女人回答说，面露不悦。

“那有啤酒吗？”别兹多姆内用粗哑刺耳的嗓音问那个女人。

“啤酒要等到晚上才能送到。”女人说。

“那你现在这里有什么？”柏辽兹又问。

“杏汁汽水，还没有冰镇的。”女人回答。

“喔，那就给我来杯杏子汁，就杏子汁吧！……”

杏汁汽水往外冒着大量的黄色泡沫，空气中霎时充满了一股理发馆的气味。喝完没过多长时间两人就开始打嗝了。他们付了账，面朝池塘背朝铠甲街地坐到了长椅上。

这第二件怪事只与柏辽兹一个人有关。忽然之间，他停止了打嗝，然后心脏怦的一跳，刹那间就像离开了身体一般，当心脏又重新回到体内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在心口上扎着一根粗针。不仅如此，柏辽兹还感到了一种巨大而莫名的恐惧，令他想立刻逃离牧首塘。

柏辽兹心事重重地看了看四周，仍是不明白是什么令他恐惧。他脸色苍白，然后用手帕擦了擦前额，暗想到：“我这是怎么了？以前从不这样啊……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我操劳过度吧……也许，我该丢开一切，到基斯洛沃茨克去……”

这时，酷热的空气开始在他眼前浓缩，并且从中幻化出一个相貌怪异非常的透明人，他脑袋很小，戴着一顶赛马骑师才会戴的那种高耸的帽子，身上穿着短格子夹克，所有一切都像是空气做的……此人身高足有两米，肩膀十分瘦削，瘦得出奇。而脸上的表情呢，请诸位注意，是带着嘲笑。

柏辽兹的生活已使他习惯于有任何意外之事的發生。他瞪大了双眼，脸色显得愈加苍白，惊慌失措地想：“这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天啊，这个高个子的透明人现在就在眼前，漂浮在半空中左右摇摆。恐惧一点点吞噬了柏辽兹，他吓得紧闭双眼。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发现刚才的一切已经消失。幻影早已散去，穿格子夹克的家伙也一点点消失了，就连扎在心口的粗针也一起被拔了去。

“真是见鬼了！”主编大喊一声，“你知道吗？伊凡，我刚才差点就中暑了！眼前甚至还出现了幻觉……”柏辽兹强作笑容，眼里却仍然充满恐惧，手也不停地颤抖。最后他终于渐渐平静下来，拿起手帕扇了几下，刚刚被喝汽水打断的话题，又被他重新提起：“呃，那么……”

[1] 一种饮料。

如我们后来所知，这场谈话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原来编辑向诗人约了一首反对宗教的诗歌，并且准备在下期的杂志上发表。伊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稿了，遗憾的是，这首诗怎么也不能令主编满意。虽然诗人在描写主人公耶稣的时候基调阴沉，编辑却坚持认为整首诗必须重写。编辑正想向诗人谈论耶稣，并准备指出诗人所犯的根本性错误。

究竟伊凡为什么没有把诗写好，是他的才气不够，或是他对所写的题材一无所知。总之伊凡虽然把耶稣描写成了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但是却又把他写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描写得活灵活现，一个曾经存在于世界的耶稣。

柏辽兹试图向诗人证明，重要的不是耶稣是怎样的，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世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物，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故事都纯属虚构，是彻头彻尾的神话。

应该说，主编是个饱读诗书之人，而且非常善于在自己的话语中引经据典。谈话过程中，他十分巧妙地引出古代历史学家——例如著名的亚历山大的斐洛，以及知识渊博的约瑟夫·弗拉维等人——都没有关于耶稣存在的只言片语。柏辽兹在炫耀完自己知识渊博之后，告诉诗人在塔西陀著名的《编年史》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中所提到的耶稣受刑的情景，根本就是后人胡编乱造出来的。

对诗人来说，主编讲的一切于他是闻所未闻，诗人机敏的绿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编辑，洗耳恭听，只是偶尔地打个嗝，他低声咒骂那该死的杏子汁。

“每一种东方的宗教，”柏辽兹说，“都会有一个贞洁的处女生下神的故事。正是运用这种手法，基督教徒毫无创意地创造了耶稣，但是事实上耶稣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此您的诗应该重点突出这个事实。”

柏辽兹那高亢的嗓音在空荡荡的林荫道上回响。只有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才能越说越深奥，而不用担心犯什么错。诗人得知了越来越多的有趣有益之事，例如：埃及仁慈之神、天地之子奥斯瑞斯，腓尼基的塔穆兹神，巴比伦的太阳神马尔都克，甚至还有鲜为人知的邪恶之神乌兹利普兹里——他曾经备受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崇拜。柏辽兹正在向诗人描述过去阿兹特克人用生面团做成乌兹利普兹里小人像的故事时，第一个行人出现在街道上。

后来，许多机关提供了关于此人外貌特征的报告，但坦白地说，为时已晚。如果将那些报告进行比较，人们会大为震惊的。第一份报告描述此人个头矮小，嘴里镶着金牙，右腿瘸了。第二份报告却说他身材奇伟，戴着白金假齿冠，左腿一瘸一拐的。第三份报告则简简单单地说，



此人无任何突出特征。

不得不说，这些报告中没有一份是恰当的。

首先，他没有一条腿是瘸的。另外，他既不矮，也并非高得出奇，只不过还算高。至于牙齿，他是左边戴着白金假齿冠，右边镶着金牙。他身着昂贵的灰色西服，脚穿一双与西服同色的外国便鞋。灰色贝雷帽看似潇洒地戴在头上，盖住了一只耳朵，胳膊下夹着他的手杖，黑色握柄被细细雕成卷毛狗头形。看上去，他四十开外，嘴巴稍微有点歪，脸刮得非常干净，黑色的头发。右眼发黑，左眼有点发绿。双眉是黑色的，但一边高一边低。总之一句话，他是个外国人。

走过主编和诗人坐着的那张长椅时，那外国人朝二人瞥了一眼，然后忽然停下脚步，在距离他们两步之遥的另一条长椅上坐下来。

“德国人……”柏辽兹猜到。

“英国人……”伊凡这样想，“天啊，他戴那副手套一定很热！”

外国人打量着池塘四周的高楼，可见，他是头一次到这地方，而且对这里很感兴趣。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楼宇的顶层，楼上的玻璃窗正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柏辽兹将永远看不见这样的阳光。接着，他的目光开始向下移动，夜幕马上就要降临了，楼下的窗户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变得昏暗了。他有点傲慢地笑了笑，眯起眼睛，双手往手杖上一搁，下巴则靠在了手背上。

“伊凡，打个比方说，”柏辽兹接着说下去，“你非常恰当和讽刺性地表现了圣子耶稣的诞生，但关键是耶稣之前已有很多的圣子出现了，像我们说到的佛尼贤、弗莱坚阿提斯、珀先·米斯拉斯都先于耶稣诞生。简单一点说，任何神子都从来没有降生过，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其中也包括耶稣。所以，写他的降生，或是术士们的到来，你就要把那些事说成是荒谬的传言。而你写出来的故事，真让人觉得他的降生确有其事！……”

伊凡竭力想停止打嗝，他屏住呼吸，打嗝的声音却变得更大更厉害了。这时，柏辽兹也停下来不再讲话了，因为那外国人正起身朝他们这边走来。

“冒昧打扰一下，”那人说，带着浓厚的外国口音，但是词义表达还算清晰，“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二位的学术讨论的确很有趣得很……”

“喔，是法国人……”柏辽兹在心里想。

“难道他是波兰人？”伊凡猜想到。

应该补充几句，那外国人一开口就没给诗人留下好印象，但是柏辽

兹却对他非常有好感——也不能说是什么好感，只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他很感兴趣。

“我可以坐下来吗？”外国人非常有礼貌地问道，两位作家勉强挪出些空间来，外国人很利落地往他们中间一坐，立刻加入到了他们的谈话当中。

“假如我没有听错的话，你刚才欣然讨论耶稣从来就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外国人问道，他左边的绿眼睛正望着柏辽兹。

“是的，你没有听错。”柏辽兹十分礼貌地回答说，“这就是我刚刚所谈论的。”

“啊，那简直是太有趣了！”外国人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家伙到底想做什么？”伊凡皱着眉头想。

“那您同意对方的观点吗？”陌生人又问坐在他右边的伊凡。

“完全同意！”诗人承认，他喜欢采用这种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

“太好了！”不速之客惊叹一声，鬼鬼祟祟地到处张望，不知为什么突然压低声音说道，“请原谅我如此纠缠不休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你们不相信上帝和其他神灵之类的吧？”他眼里流露惊恐之色，接着说，“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的确，我们不相信上帝，”对这外国游客的惊恐，柏辽兹报以微笑，“我们可以非常自由地讨论这个话题。”

外国人往椅背上一靠，好奇得惊叫一声：“你们——无神论者？”

“是的，我们是无神论者！”柏辽兹笑着回答他说。但是伊凡开始变得愤怒了，他心里想：“这个外国货，没完了！”

“哦，太棒了！”外国人惊奇地尖叫，他左右转动脑袋，依次打量着两位作家。

“在我们国家，任何人都不会对无神论感到哪怕一丝惊讶，”柏辽兹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气说，“我们这里大多数人都不会再相信任何有关上帝的神话。”

那外国人这时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忽然起身，握住愕然出神的编辑的手，说出下面的话：“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最诚恳的谢意！”

“你为什么要谢他？”伊凡眨着眼睛问。

“我谢他传达给我十分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一个游客来说，这个信息简直是太重要了！”那外国怪物意味深长地举起了一根手指，这样解释说。

看来，这个重要的信息的确对这位游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

惊恐地扫视大楼，好像在担心，每扇窗后面都存在一个无神论者。

“不，他不是英国人……”柏辽兹在心里猜想。伊凡却皱着眉头在想：“他在哪里学的俄语，这倒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我还想问一问，”经过一番思考，外国游客说，“我有证据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且证据还很多，足有五条之多，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啊！”柏辽兹十分遗憾地说，“这些论据都是没有价值的；人们早就已经对它们置若罔闻。你大概也会，同意吧，在理性的王国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

“棒极了，”外国人惊叫起来，“太棒了，你十分完美地阐释了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理性主义。不过可笑的是，他彻底推翻了那五个论据，而后又像是嘲讽自己似的提出了自己的第六个论据！”

“康德的证据，”学识渊博的编辑微笑着反驳道，“仍然不可信，德国诗人兼剧作家席勒说康德的证据只能骗骗奴隶，施特劳斯对康德的证据也仅仅是一笑而已。”

柏辽兹一边说着，一边心里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俄语说得这样好？”

“康德提出下面这样的证据，人们应该把他送到索洛维基监狱里面关上三年”，伊凡忽然出人意料地插嘴说道。

“伊凡！”柏辽兹有些发窘，低声制止道。

但是把康德送进监狱的提议非但没有吓住外国人，相反却让他非常兴奋。

“太对了，太对了！”他大声喊道，然后用他绿色的左眼看着柏辽兹，脸色稍微有些发红，“就应该把他送到那里去！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对康德说：‘如你所愿，教授，但是你想出的证据一点都不连贯！它们也许有道理，但实在是令人费解。后人会嘲笑您的。’”

柏辽兹不由得瞪大眼睛。心里想到：“吃早餐！和康德？他到底在胡说什么？”

“但是，”外来客接着说，他没有因为柏辽兹的惊异不好意思，已经把身子转向了诗人，“将他送到监狱里面也是行不通的，最简单的原因就在于他早就已经在一个比索洛维基监狱还要远的地方住了一百多年。用什么办法都不能使他离开那个地方了，我肯定！”

“真是太糟糕了！”脾气急躁的诗人小声地嘟囔着。

“我也觉得遗憾，”陌生人也表示赞同，两眼放光，然后他又继续说道，“有个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我，假如没有上帝，那么该由谁来统

治人类生活，或者再笼统点说，该由谁来统治这个地球上的秩序呢？”

“是人类自己在主宰呀。”伊凡急切而愤怒地回答说，“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白的道理了。”

“十分抱歉，”陌生人很有礼貌地回答说，“要实行管理，就需要制订一个适合某个阶段的精确计划。那我问您，人类自身制订规划可以掌控的时间简直是少得可怜，别说一千年，即使是对自己的明天都没有办法负责，还怎么去统治地球？实际上，”他转过身来对柏辽兹说，“你可以想象一下，您在管理着、支配着别人和自己，正津津有味呢，呃……然后你忽然就得了肺癌……”说到这里，陌生人笑了，仿佛想到肺癌让他很开心似的。“对，肺癌，”他像猫一样眯着眼睛，重复着肺癌这个词，“于是您的管理就结束了！除了你自己，你不会再关心其他人的命运。你的家人也开始瞒着你，你总是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跑去找有经验的医生看病，然后去找江湖游医，甚至还会找算命先生。最后你发现，医生、游医以及算命先生，您自己很清楚，他们都于事无补。一切将悲剧性地结束：那个不久前还在颐指气使的人，现在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木头匣子里。周围的人们发现，躺在棺材里的人再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于是就将他扔进炉子火化了。更糟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一个人刚刚还打算去基斯洛沃茨克去疗养，”说到这里，他眯起眼睛盯着柏辽兹，“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他就没有办法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他就滑进电车底下被轧死了。您难道能说，这是他自己安排的吗？如果说，还有其他什么力量完全支配他，是否会更准确一点呢？”这个时候，陌生人忽然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

柏辽兹专心致志地听着这场关于肿瘤和有轨电车的令人不快的谈话，心里开始忐忑不安起来。“这个人不是外国人，他根本就不是外国人！他是一个怪人……但是，他是谁呢？”柏辽兹被这些思绪痛苦地折磨着。

“我看，您想抽烟了吧？”陌生人忽然对伊凡说，“你喜欢什么牌子的香烟？”

“怎么，你带着好几种牌子的烟？”诗人板着脸问道，他的烟早就已经抽完了。

“您抽什么牌子的？”陌生人又问了一遍。

“那么，就要国产的。”伊凡气呼呼地回答说。

陌生人马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伊凡：“国产的，给你……”

让主编和诗人吃惊的，不仅是那烟盒里果真有“咱们牌”香烟，更

因为那个烟盒本身。那是一个超大的纯金烟盒。打开盖子的时候，上面镶嵌着的三角形钻石闪烁着耀眼的白色和蓝色的光芒。

这个时候作家们已经改变了想法，编辑想到：“喔，他不是外国人！”诗人心想：“喔，真够奇怪的……”

诗人和烟盒的主人各点了一支烟，柏辽兹因为不抽烟而拒绝了。

“我可以这样反驳他，”柏辽兹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定，“是的，人总是难逃一死，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但实际上……”

还没等他说出这些话，外国人又开始说起来：

“的确，人难逃一死，但更糟糕的是他永远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去，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就是他今天晚上要做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可预料。”

“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问题啊……”柏辽兹在心里想道，然后反驳他说：“你这样说就有一些夸大其词了。至少我可以确定今天晚上要干什么。除非布朗那亚街上忽然就掉了块砖砸在我头上。”

“砖头不会无缘无故地砸过来的，”陌生人打断了他的话，“我可以确定，你的危险绝对与那无关，你最终是另一种的死法。”

“那你说说我到底是怎么个死法？”柏辽兹充满讽刺地问道，“你愿意说给我听听吗？”谈话顿时就显得非常荒唐可笑。

“我十分愿意，”陌生人回答道。他打量着柏辽兹，像是要为他裁衣的裁缝，嘴里还念念有词：“一、二……水星在第二间房子里面……月亮已经隐去了……六，灾难……晚上，七……”接着他就大声地、十分欢快地宣布说，“你会头颅断裂而死！”

伊凡的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这个出言不逊的陌生人，柏辽兹则非常狡猾地笑着问他：

“那到底是谁砍的呢？是革命的敌人？还是外国的侵略者？”

“不，”他回答柏辽兹说，“是一个俄国女孩，一个共青团团员。”

“嗯……”陌生人的这个玩笑让柏辽兹很恼火，他说话有点含混不清了，“非常抱歉，这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喔，如此说来我也感到很抱歉，”外国人说，“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对了，我还想问您。如果不是秘密，您今天晚上会干什么？”

“这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我要回到花园路自己的家里，接着十点钟再去莫文协开会。那是由我主持的会议。”

“喔，那你一定去不了了。”外国人十分肯定地说。

“为什么？”

“因为，”外国人眯起眼睛往天上看了一眼，空气中已有了些夜晚

的凉爽，黑色的鸟儿在悄无声息地画着直线，“安奴什卡刚刚买了葵花籽油，她不仅买了，而且还洒了，所以会议根本就开不成。”

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树荫下开始变得一片死寂。

“请原谅，”柏辽兹停顿了一下，瞥了一眼这个胡说八道的外国人，“这和葵花籽油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安奴什卡是谁呢？”

“和葵花籽油没有什么关系，”伊凡忽然开始说话，仿佛要向这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宣战一般，“您是不是什么时候在精神病医院待过啊？”

“伊凡……”柏辽兹悄声想要阻止他。

但是外国人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冒犯，竟然十分友好地笑了，“住过，而且还不只一次。”他大声地喊着，并且发出一阵大笑，一边笑，一边用一只不笑的眼睛盯着眼前的诗人高声说：“还有哪里是我没有去过的啊！但是非常糟糕的是，我现在没有机会请教教授什么是‘精神分裂’。看来您自己已经从他那儿知道这个了，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当然，伊凡·尼古拉伊维奇，有谁不知道您啊？”外国人从口袋里拿出前一天的《文学报》，伊凡·尼古拉伊维奇看到第一页自己的诗下面就是自己的照片。不过，昨天给诗人带来荣耀和名誉的证明，此时让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很抱歉，”伊凡阴沉着脸说，“你能稍微等一下吗？我想和我朋友说几句话。”

“哦，当然可以，”陌生人轻松地说，“在这棵树底下多好，我呢，反正也不急着赶路。”

“听着，米沙，”诗人将柏辽兹拉到一边悄声说，“他不会是个旅游者，是个间谍吧？这是个潜回国内的俄罗斯侨民。你去让他出示证件，别让他跑了……”

“你是这样想的吗？”柏辽兹悄声问道。

“是应该看他证件，伊凡说得很对。”柏辽兹心里想道。

“相信我，”诗人凑到他耳边说，“他疯疯癫癫地就是想查出一些什么。你听他俄语得多好！”诗人一边说，一边侧过身盯着陌生人，防止他逃跑。

诗人边说边拽住柏辽兹的手往长椅那边走去。

陌生人并没有坐在那里，而是站在长凳边上，手里正拿着几本灰黑封面的小册子，一个上等纸做的漂亮信封，另外还有一张名片。

“请原谅我，由于讨论太激烈了，到现在都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这是我的名片、护照，还有我到莫斯科来做顾问的邀请信。”陌生人很

从容地说，目光深邃。

他们感到十分尴尬。“见鬼，他全部都听到了……”柏辽兹心想，并且还做了个礼貌手势认为没有必要看证件。就在外国人要把证件递给主编的时候，诗人一眼瞥见名片上用外语印着的“教授”两个字和他姓名的头一个字母“W”。

“幸会。”编辑十分尴尬地嘟哝说。外国人很快把证件放回了自己口袋。

三人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并重新坐到了长椅上。

“您是被邀请来当顾问的吗，先生？”柏辽兹好奇地问他。

“对，当顾问。”

“您是不是德国人？”伊凡问。

“我吗？”教授像是在问自己，并很快陷入沉思，“是的，或许我是德国人……”

“您俄语说得太棒了！”伊凡说。

“哦，我会许多种语言。”教授轻松地回答说。

“那您的专长是什么呢？”柏辽兹问他。

“我是魔法大师。”

“原来是这样！……”柏辽兹脑子里很快闪出这个念头。“那……你就是到我们这里来干这个的？……”他有些结巴地问。

“没错，就是这样。”教授承认并解释说，“最近，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十世纪的魔法师赫伯特·阿甫里拉克斯基的手稿。需要我去鉴定一下，我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家。”

“啊，原来您是历史学家？”柏辽兹长长舒了一口气，满怀崇敬地问道。

“是的，我是历史学者，”这位学者做了肯定回答，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补充说，“今天晚上牧首湖边会上演一出好戏。”

主编和诗人又一次目瞪口呆。教授招手让二位靠近。当两人凑到他跟前时，他对他们耳语道：

“记住，耶稣确实是存在的。”

“您想想，教授，”柏辽兹十分勉强地笑着回答，“我们对您渊博的学识深为钦佩，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保留意见。”

“所有意见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性情古怪的教授回答说，“耶稣就是存在的，事实就这么简单。”

“那何以为证……”柏辽兹打算开始滔滔不绝的演说。

“不需要什么证据，”教授答道，他的声音不大，而且口音全无，

“一切都非常简单：在逾越节的第十四天的早晨，他身穿血红色衬里的白色斗篷，迈着骑兵般坚定的步伐……”

## 第二章 本丢·彼拉多

春季尼散月的十四日清晨，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披着血红衬里的白披风，大步流星地走到大希律王宫两厢配殿间的柱廊之上。

总督最讨厌玫瑰油的气味，而这气味打今天一早就弥漫在他周围，看来这不是个好兆头。总督认为玫瑰气味就像是来自御苑的柏树和棕榈，并且这种可恶的气味还与皮革装备的气味和卫队人马的汗味搅和在一块儿。在宫殿尽头的偏殿内，驻扎着跟随总督来耶路撒冷的罗马第十二闪击军团第一大队。此时此刻各个小队的伙夫已经开始生火做饭了，炊烟从那里越过顶层花园一直飘到柱廊上。甚至微微有些呛人的炊烟里也夹杂着浓郁的玫瑰气味。

“诸神啊，诸神，你们为何要这样惩罚我？……是的，毫无疑问，这是老毛病，怎么又是老毛病，可恶的偏头痛，不能治愈的顽症……没有任何灵丹妙药……不要活动头部，尝试一下吧……”

喷泉旁的彩石地上已经准备好了一把椅子，总督目无旁人地往上一坐，一只手朝旁边一伸。记官赶忙毕恭毕敬地将一张羊皮纸放在他的这只手里。总督斜着眼睛瞥了几下羊皮纸上的字，脸顿时就疼得变了相，然后他把纸递给书记官，非常吃力地问道：

“案犯是加利利人吗？案宗送当地长官审阅过了吗？”

“大人，早就已经送去过了。”书记官回答他。

“那他是怎么说的？”

“他拒绝对此案进行裁决，将地方全公会作出的死刑判决送还大人裁断，”书记官向他解释说。

总督这时因头疼咧了咧嘴，声音也低了很多：

“带人犯！”

说话间，一名约莫二十七岁的青年被两名士兵从廊柱下的花园空地带到凉台上，领到正坐在椅子上的总督跟前。这人身穿一件被撕破了的浅蓝色旧长衫，头上包着一块白布，用一根皮条在前额部位紧紧缠住，双手反绑在身后，左眼下面有一大块青紫斑，嘴角上还结有血痂。他带着不安和好奇的目光看着总督。



总督沉默片刻，然后用土语阿拉米语低声问道：

“就是你聚众捣毁耶路撒冷圣殿的吗？”

总督审讯时，只有嘴唇稍微启合，身子是纹丝不动的，活像一尊石雕，他之所以保持这种纹丝不动的姿态，是因为他不敢去晃动疼得要命的脑袋。

两手被反绑着的人朝前稍挪了挪，答道：

“善良的人！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总督立刻打断了他，不过身体依然不动，嗓门也没有提高：

“你说我是善良的人？你错了。整个耶路撒冷的人私底下都咒骂我是个凶残的恶魔，他们骂得完全正确。”接着他又用同样单调的声音吩咐说，“马上传中队长‘捕鼠太保’来见我。”

当“鼠见愁”马克刚一站到总督面前，人们立刻就觉得凉台黯淡了下来。“捕鼠太保”比军团里最高的士兵还要高一头，他宽大的双肩几乎把刚要升起来的太阳都遮住了。

总督用拉丁语冲着中队长说：

“这个贼囚徒竟然称我是‘善良的人’。把他从这里带到一边，告诉他该怎么和我说话。不过别把他弄残废了。”

“鼠见愁”招呼囚徒跟着他走。所有那些在场的人，除石像似的总督外，全部都目送着他俩离开。

马克这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惹人注目的，一是他的个子大，二是初次与他见面的人都会被他那张破了相的脸吓了一跳：他的鼻子曾被日耳曼人的木槌砸扁过。

马克那双笨重的靴子敲击着大理石地面，双手被捆住的年轻人静静地跟在他身后。柱廊里马上就静得没有任何一点声音，可以听见凉台前的花园内鸽子在咕咕叫，另外还有喷水泉在唱着奇妙悦耳的歌曲。

总督真想站起身来，把头伸到水流下，让太阳穴尽情地接受水的冲刷。但是他知道，即使是泉水也帮不了他什么忙。

“鼠见愁”将囚犯带出柱廊，领到御苑里面去，从在青铜雕像旁边站岗的兵丁手里拿过来一根鞭子，稍微一举，照着囚犯的肩上就抽了下去。”鼠见愁”的动作似乎心不在焉，而且很轻松，但被绑住双手的人立刻就瘫倒在地，好像被人砍断了双脚。他呼吸十分急促，面如土色，目光涣散。

马克用左手把瘫在地上的人轻轻地举了起来，就像举着一只空布袋，然后将他放到地面上，带着非常浓重的鼻音用蹩脚的阿拉米语冲他说：

“见到罗马帝国的总督应该叫——大人，不能叫别的。一定要立正